

中国近现代武侠
小说典藏大系

第一辑

第三册

平江不肖生
著

江湖奇侠传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武侠
小说典藏大系

第一辑

江湖奇侠传

第三册

平江不肖生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八十一回	宾朋肆应仗义疏财	湖海飘流浮家泛宅	687
第八十二回	述根由大禅师收徒	隐姓氏张义士访友	694
第八十三回	求放心杨从化削发	失守地马心仪遭擒	701
第八十四回	谋出路施四走山东	离老巢郑时来湖北	712
第八十五回	识芳踪水滨闻絮语	传盗警烛下睹娇姿	719
第八十六回	盟弟兄同日缔良缘	四呆子信口谈官格	726
第八十七回	敝寿筵六姨太定计	营淫窟马心仪诱奸	734
第八十八回	马心仪白昼宣淫	张汶祥长街遇侠	743
第八十九回	狗碰狗三狗齐受劫	人对人一人小遭殃	753
第九十回	夺饭碗老英雄逞奇能	造文书马巡抚设毒计	759
第九十一回	赠盘缠居心施毒计	追包袱无意脱樊笼	768
第九十二回	报私恩官衙来侠客	遭急变石穴遇奇人	776
第九十三回	练工夫雾拥峨嵋山	起交涉钟动伏虎寺	784
第九十四回	射怪物孙癞子辞师	卖人头邓法官炫技	792
第九十五回	斗妖术黑狗抢人头	访高僧毒蛇围颈项	800
第九十六回	显法术铁丁钉巨树	卖风情纤手送生梨	811

第九十七回	邓法官死后诛妖 孙癞子山居修道	819
第九十八回	红莲寺和尚述情由 浏阳县妖人说实话	827
第九十九回	神僧有神行钟名鼻涕 恶鬼作恶事杠折龙头	838
第一百回	诛妖人邑宰受奇辱 打衙役白昼显阴魂	844
第一百一回	救徒弟无垢僧托友 遇强盗孙癞子搭船	851
第一百二回	施巧计诈醉愚船主 救客商装梦捉强徒	862
第一百三回	仗隐形密室闻秘语 来自光黑夜遇能人	869
第一百四回	报兄仇深宵惊鬼影 奉师命彻夜护淫魔	876
第一百五回	闻警告暂回红莲寺 报深仇巧刺马心仪	887
第一百六回	郑青天借宿拒奔女 甘瘤子挟怨煽淫僧	894
第一百七回	献绝技威震湘阴县 舞龙灯气死长沙人	903
第一百八回	柳家郎推荐真好汉 余八叔讨取旧家财	911
第一百九回	讲条件忍痛还产业 论交情腆颜请救兵	918
第一百十回	株树铺余八折狂徒 冷泉岛镜清创异教	926
第一百十一回	试三事群宾齐咋舌 食仙桃竖子亦通灵	934
第一百十二回	工调笑名师戏高徒 显神通酒狂惊恶霸	946
第一百十三回	游戏三昧草鞋作钢镖 玩世不恭酒杯充武器	958
第一百十四回	管闲事逐娼示薄惩 了宿盟打赌决新仇	964
第一百十五回	见本色雅士戏村姑 探奇珍群雄窥高阁	971
第一百十六回	展钢手高楼困好汉 挥宝剑小舍劫更夫	983
第一百十七回	出奇兵酒侠初建绩 盗宝器穷奴再立功	989
第一百十八回	追玉杯受猴儿耍弄 返赵璧叹孺子神奇	996
第一百十九回	失杯得杯如许根由 惊美拒美无限情节	1008
第一百二十回	宝钗相赠红粉多情 木棍横飞金刚怒目	1020

第八十一回 宾朋肆应仗义疏财 湖海飘流浮家泛宅

话说知圆听了青年和尚那种奇异的报告，即起身走到那倒地的青年和尚跟前一看。灯烛之光照得分明，不是死了是甚么呢。知圆不由得踌躇起来，暗想：卜巡抚官居极品，大概他所到之处，必有百神呵护。这弥勒布袋取去，便是他生死的关头，所以百神要保护他的性命，就得是这般显点灵应出来，使我好消灭杀他的念头。不过我今日不杀他，来日他必杀我。像红莲寺这们好的基业，一旦败露了不能再在此地立脚，却教我们到何处更创一个这般稳固的所在呢。他既不肯剃度，难道因取弥勒布袋的人死了，便饶了他放他出去不成。生死原有一定，安知不是这小子应该得急症病死，适逢其会在这时死了。我倒不相信真有神灵如此保护这狗官，我命里若也注定了要死在这时候，就躲也躲不了，我何不亲自动手将布袋提过去。知圆这们一想，立时似乎下了一个决心。才向布袋跟前移了两步，正待弯腰伸手，猛觉得呼的一阵旋风，房中的灯烛，登时齐被吹熄了。有几盏灯竟被风刮倒在地，只吹得知圆毛骨悚然，连忙伸起腰来，左手捏诀，口中念动禁压妖魔鬼怪的真言。这是知圆和尚的看家本领，无论山魃野魅、鬼怪妖精，哪怕在百里以外，知圆将这种真言念动，立刻都不能行动，惟有俯首贴耳的听知圆的指挥令。知圆何以有这般本领，毕竟他是如何的来历？前几回连篇累幅的写红莲

寺，却没工夫把红莲寺的历史叙述出来。

大概看官们心里总不免有些纳闷，以为光天化日之下，逼近省会之地，怎的会忽然钻出一个这般鬼鬼祟祟的万恶红莲寺来？一定是不肖生活见鬼，青天白日在这里说梦话。看官们不要性急，这是千真万确的一桩故事。诸位不信，不妨找一个湖南唱汉调的老戏子，看是不是有一出火烧红莲寺的戏。这戏在距今三十年前，演的最多，只是没有在白天演的。因为满台火景，必在夜间演来才好看，不过演这出戏，仅演卜巡抚落难，陆小青见鬼，甘联珠、陈继志暗护卜巡抚，与卜巡抚脱难后火烧红莲寺而已。至于知圆和尚的来历，戏中不曾演出。并且当时看戏的，都只知道知圆的混名“铁头和尚”，少有知道他法号叫“知圆”的。在下却破工夫打听了知圆的一生来历，正好趁这时分写出来。

知圆的俗家姓杨，原籍河南人。他父亲单名一个幻字，二十五岁上就点了武状元，专好结纳海内豪杰之士。论到杨幻的武艺，能大魁天下，自然是了不得的高强。不过他点状元的本领，是他极不得意的功夫。他得意的功夫，为一般会武艺的行家所推崇佩服的，在会试场中都用不着。他最会纵跳和使放暗器。身体魁梧奇伟，无论甚么有眼力的人一眼看去，无不以为他这们高大的身材，必然笨滞不堪。谁知他上起高来，竟比猢猻还加倍轻捷。浑身筋骨，要硬便硬如钢铁，要软便软如丝绵。身材矮小人钻不过去的缝隙，杨幻钻过去倒像绰有馀裕，一点儿也不觉得那缝隙仄狭了。寻常会武艺的人，使放暗器，尽有准头极好百发百中的。然普通只能近放，不能远放。就是有力量能放远的，也只能在那毫无遮拦阻隔的地方打人。若在树林当中，及有窗格阻挡的所在，暗器便发放出去，也不能远，效力是更差了。惟有杨幻的暗器，不拘在甚么地方，只要有一线之路，能看得见心里想打的人，不问上下、左右有多少层障碍，他的暗器能照着那一线之路，直射过去。他正练习暗器的时候，每在墙壁上掏一个茶杯大小的窟窿，点一支线香在墙那边，他立在墙这边，暗器从窟窿中打过去，将香头打灭。后来练习的日子长了，能在黑夜之中，暗器穿过两层墙洞，将点在第三间房里的香头打灭。凡

是有人使用的暗器，他无有不会，无有不精。

他祖传的产业，原极豪富，自奉却非常俭约，银钱专用在交游上面。只要是有点儿能耐和声名的人走他家经过，或是专程去拜访他的，他总得奉送些程仪。若有缓急去求他帮助，看需要多少，开出口来，没有不如数奉送的。受他殷勤款待与银钱帮助的人越多，杨幻两个字的声名也越大。那时在江湖上一提起杨状元，不问认识不认识，都得称赞一声“仗义疏财的好汉”。后来杨幻的家产被杨幻没有限制的赠送得精光了，在原籍不能居住。一则因为远处闻名的人，不知道杨幻的处境不如从前，以为永远是一个可扰之东，源源不断的来杨家拜访。杨幻慷慨惯了，一旦没力量帮助人，面上觉得很惭愧。二则因家境既不宽舒，便不能款待朋友。他是生性好友的人，没有朋友在一块儿盘桓，更觉得索居无味。有这两个原因，只得离开原籍出门访友。这时杨幻的年纪已有了五十多岁，只有一个儿子名从化，年已十六岁了。杨从化得他父亲传授的武艺，虽赶不上他父亲那般高妙，然不但和他一般年龄的人没有能敌得过他的，就是从来在江湖上称好汉的老手看了他的功夫，也都得说一句后生可畏，不敢存与他尝试的心。杨从化才到十岁，他母亲便死了。杨幻也没续弦，也没纳妾。杨幻一带着杨从化出门，原籍地方就没有杨幻的家了，杨幻父子到处游行访友。

这日在陕西境内，坐船经过一处很大的码头，天色已将近黄昏了。船靠码头的时候，杨幻坐在舱里，推开窗门向码头上看热闹。只见离船约一箭远近的岸边，有一个大石岩伸在水里，石岩上巍然矗立着一个和尚：右手撑着一条臂膊粗的禅杖，左手握拳抵在腰间，挺胸昂头，竖起两道浓黑如漆的扫帚眉，睁起两只光如闪电的巨眼，不转眼朝船上看着。杨幻一见面，就不由得吃了一惊。暗想：我自己的身材已是很魁梧的了，这和尚只怕比我还要高大一倍。这和尚的年纪虽也不小，然像这样金刚一般的气概，出门怎用得着撑拐杖。并且看这拐杖的形式，十九是用纯钢打就的，怕不有一百来斤重。看他两眼露出凶光，下死劲盯住在我这船上，难道曾和我有甚仇怨，知道我今日到这里来，特地先在此

地等候我吗？

只是我平生并不曾见过这样的和尚，也不曾有开罪和尚的事。我于今也不管他是不是有意来与我为难的，今夜只小心一点儿睡觉便了。杨幻心里这们思想着，两眼懒得与那和尚对望了，移向码头上闲看了一会，再向石岩上看和尚时，已不知在何时走到何处去了。这夜杨幻父子都不敢安然就睡，准备那和尚前来有甚么举动。但是提心吊胆了一夜，直到天明，丝毫动静也没有。

杨幻不由得暗自好笑道：我真是疑心生暗鬼。白耽了一夜的心思，不敢安睡，谁知是偶然遇着。只是这和尚虽不知道我，我既遇见他，倒得上峰去访访他，看他的本领毕竟怎样。这和尚在此地的声名必不小，逆料没有访不着的。杨幻父子所坐的船，是单独雇的，行止可以自由。因为他父子的目的在访友，沿途遇着名人好汉，随处都得流连。这日杨幻吃了早饭，即带着杨从化上岸，专访本地的丛林古寺，却不见有那般模样的和尚。找着地方年老诚实的人打听，也没人知道有这们一个和尚。整整的访了三日，不曾访着，只得罢了。

第四日仍开船向前进发，行了几十里，天色向晚，又到了一个埠头停泊。每次泊船的时候，杨幻照例凭窗向岸上眺望。想不到一举眼，又见那个和尚，仍是与前日一般的眼睁睁向这船上望着，右手还是撑着那枝臂膊粗的黑色禅杖。杨幻心里想道：难道这番也是偶然的遇着吗？我看这秃驴的神情，逆料他对我必不怀好意。我平生虽不曾有事得罪过和尚，只是和尚是凡人做成的，说不定这秃驴在未出家以前，曾与我有甚么事过不去。我当时不留意，相隔的年数多了，他又出了家，改变了装束模样，我见面不认识他，他是存心图报复的，自然能认识我。有一句古话说得好，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他若不是为寻仇报复的，便不应该是这般跟着我，现出这样神气来。我乘他不防备的时候，赏他一袖箭，我宁可错杀了他，不能因姑息之念反为他所算。

主意既定，再看那和尚，正掉头望着后面。杨幻不由得暗喜道：这真是绝好的机会。一点儿不踌躇，右手一起，一枝箭早已如掣电一般

的，直向和尚的后脑射去。杨幻自以为一箭射在没蓄发的光头上，至少也得射进去两寸多深，将脑髓射出来。哪知道事实完全与理想不对：那箭不偏不倚的射在和尚后脑上，只听得喳的一声，就和碰在钢板上一样，不但没射进去一分、半分，反碰得那箭射回来，足有一两丈远近，落到水里去了。

和尚仿佛吃了一惊似的，一面用左手在袖箭射着的地方搔着，好像表示射着的地方，如被虱子咬着一般的痒。一面掉转脸来，望着杨幻含笑点头。这一来，倒把一个见多识广武艺高强的杨幻，弄得不知待怎么才好。此时船已靠好了码头。那和尚便拖着禅杖，一步一步的向船跟前来，现出满面的笑容，不似以前那般横眉鼓眼凶不可当的模样了。杨幻这时心里虽甚后悔不该鲁莽动手，然事已到了这一步，吉凶祸福，已来不及计虑了。惟有连忙吩咐杨从化在隔舱蹲着，端整兵器在手，准备和尚一动手，就冷不防的钻出来，帮着厮杀。自己也将应手的兵器，安放在便于携取的地方，装出安闲的样子，走出舱来。

只见和尚已到船头立着，将禅杖倚在身边，双手合十，迎着杨幻笑道：“来者果是杨状元么？贫僧迎候了好几日，只因不知究竟是也不是，不敢冒昧进见。幸蒙赏赐了这一袖箭，贫僧方能断定：若不是杨状元，他人决不能打得贫僧的顽皮这们发痒，真是幸会之至。”这几句话，只说得杨幻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只是看和尚说话的神气甚是诚恳，并没带着讥讽的意味，也不像是前来寻仇报复的，只得也陪着笑脸抱拳说道：“不知大和尚法讳怎么称呼？宝刹在哪里？何以知道不才会来此地？”旋说旋让和尚进舱里，分宾主坐定。和尚接着答道：“贫僧法号无垢，这番因云游到陕西，在西安报恩寺雪门师叔那里，听说杨大居士已动身来陕西访友。贫僧久慕大居士的声名，本打算亲到河南拜访，无奈一晌都不得方便。近来正喜有机缘可以成行了，偏巧小徒从河南回来，据说曾到了大居士府上，适逢大居士已离开原籍，出门访友，并无一定的行踪。贫僧听了，惟有自叹缘悭。却想不到一来西安，无意中倒得着了大居士的踪迹，所以特地来河边等候。”

杨幻见无垢和尚说得这般恳切，料知决无恶意。忙起身拱手道：“承大和尚如此厚意殷勤，不才真是又感激又惭愧。大和尚刚才说西安报恩寺的雪门师叔，不知是不是和江南周发廷老爹同门的雪门师傅？”无垢连连点头，笑道：“正是他老人家，居士原来和江南周老爹相熟么？那是贫僧的师伯。”杨幻笑道：“江南周老爹谁不知道，更是不才平生最服膺的老辈。听说周老爹同门兄弟，并雪门师傅只有三人，还有一位田老师，多年隐居不出，外人知道的很少。想必大和尚的尊师，就是他老人家了？”无垢和尚微笑点头道：“贫僧俗姓田，字义周。居士所说的，便是贫僧的俗父，已于五年前去世了。”杨幻喜道：“怪道大和尚有这等惊人的本领，原来是大名家之后。我真是肉眼凡胎，唐突了大和尚，罪该万死。”

无垢和尚摆手说道：“居士不用客气。贫僧虽是出了家，然贫僧的功夫，不是在出家后练的，你我都是同道的人。贫僧因听得小徒说，居士有一位公子，功夫甚是了得，居士带着一路出门，何不请出来给贫僧见见？”杨幻谦逊道：“小孩子顽劣不堪，怎够得上说功夫。”旋说旋向隔舱叫道：“我儿快出来向大和尚请安。”

前舱说话，杨从化在后舱听得分明。连忙放下手中兵器，理了理身上衣服，应声出来，恭恭敬敬的向无垢和尚行礼。无垢慌忙双手拉了起来，两眼在杨从化浑身打量了一遍，不住的点头笑道：“好气宇，好骨格。怪不得小徒再三称赞。”杨幻问道：“令徒是哪位？曾见过小子么？”无垢道：“自然是见过的。”说着，拉了杨从化的手问道：“你今年有十六岁了么？”杨从化应是。无垢又问道：“从几岁起练功夫？”杨从化道：“五岁。”无垢叫着“哎呀”道：“练过十一年了，难得，难得。你也读过书，认识字么？”杨从化道：“书也略读了些，字也略认识一些。”无垢道：“书是从几岁读起的？”杨从化道：“也是五岁。”无垢听了，欢喜得哈哈大笑道：“书也不间断的读了十一年。像这般文武全才的童子，除了你恐怕没有第二个。”杨从化不做声。杨幻在旁谦谢道：“大和尚太夸奖他了，小子今日能遇见大和尚，实可谓之三生有幸，

得恳求大和尚玉成他才好。”

说罢，起身对无垢一躬到地。无垢欣然答道：“令郎合该与贫僧有缘。贫僧在十年前虽收了一个徒弟，只是他有他自己的事业，不能随侍左右。多久就存心要物色一个，无如称我心愿的实不容易找着。就是我那小徒，也随处替我留意，因此见了令郎，对贫僧称道不置。”杨从化生性聪明，听得自己父亲求无垢玉成他，无垢已应允了，不待他父亲开口，即双膝往舱板上一跪，捣蒜一般的叩了四个头。无垢很高兴的坐受了，对杨幻说道：“贫僧近年募化十方，已在湖南长沙、浏阳交界之处，买了些田地。那地方原有一所古寺叫红莲寺，规模不大，地形却甚好。贫僧已从四川、陕西两省，雇了二三十名很工巧的泥木匠，到湖南重新盖造起来，此刻已造成一所大寺院了。那地方最好修炼。令郎既拜给贫僧做徒弟，就得跟随贫僧到红莲寺去。不过出家不出家，倒可听凭尊便，那是不能勉强的。”不知杨幻如何回答？且待第八十二回再说。

第八十二回 述根由大禅师收徒 隐姓氏张义士访友

话说杨幻听了无垢的话，笑道：“师傅知道我父子此刻虽不曾出家，却已没有家了么？十年前，我父子在河南原籍不但有家，并且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大家。自己家里的眷属奴仆不在内，就只每日在我家盘桓的亲戚朋友，至少也有四五十人，这还不是热热闹闹的大家吗？谁知敝内去世后，家政经理无人，家业便一年不如一年的凋零下来。渐渐供给不起亲友，亲友也渐渐的疏远不大上门了，更渐渐蓄不起奴仆，奴仆也就一个一个的换上主人了。所有相依不去的，只有这个小子。为人到了这一步，还有看不透的世情吗？这小子若没有安顿的所在，我也不舍得就此不顾他。于今既遇着师傅了，正是他的福报。他果能即时皈依三宝，求师傅剃度，我心里不但没有舍不得的念头，并且深庆他能得所。”无垢合十，口念阿弥陀佛道：“这就更难得了。”无垢和尚这夜就在船上歇宿。

杨幻陪着谈论了多少时事，评鹭了多少人物，忽然想起无垢所说的徒弟来，忍不住问道：“师傅在十年前收的那位高足，毕竟姓甚名谁？既到寒舍见过小子，一定也见过我的，我只是想不起何时来过会武艺的出家人来。”无垢略沉吟了一下，笑道：“我那小徒原不曾出家，居士如何想得起来呢。居士不是外人，贫僧不妨直说。小徒到尊府去的时

候，贫僧虽不知道他假托甚么姓名，然可料定他决不肯将真姓名说出。因为他身上的案件很多，在河南地方说出真姓名来，多有不便，并且怕拖累居士。居士广结纳天下豪杰之士，张汶祥这个人，居士曾听人谈起过吗？”杨幻道：“不是四川的梟匪头目张汶祥么？”无垢和尚笑道：“除了那个张汶祥，哪里还有第二个张汶祥，够得上称天下豪杰之士呢？”杨幻也点头笑道：“那是时常听得有人谈起他，说他武艺高强，性情豪侠，实在是一个数一数二的好汉。不过谈论他的人，没一个不叹息他，说他可惜走错了道路。以那们好的天资能耐，不走向正路上去，建功立业，将来封妻荫子。却专一结交川中无赖，成群结队的贩私盐。听说几次与官兵对垒，都是张汶祥打胜了。官厅几番想招安他，他不但无理，并杀戮了好几名官员。弄得官府没有法子，只好悬重赏捉拿他。我听了张汶祥这种行为，也委实有些替他可惜。大师傅的高足，就是张汶祥么？”无垢也叹了一口气，说道：“凡事不是身历其境的，不容易明白。以张汶祥的聪明智识，何尝分辨不出邪正。譬如骑在老虎背上的人，岂不自知危险，急想跳下虎背来。但是不跳下，不得近虎口；跳下来反不能免了。如果有方法能跳下虎背，又可免遭虎口，张汶祥早已改邪归正了。”

杨从化偏着头思索了一会，忽向无垢问道：“张师兄是不是三十来岁年纪，长条身体，紫色脸膛，两道长眉入鬓，说话略带些口吃的呢？”无垢笑道：“你何以见得这般模样的是他呢？”杨从化望着杨幻说道：“爹爹不记得那个姓赵的吗，他说姓赵，行一，就叫赵一，没有名字。他去后，爹爹不是很觉得奇怪吗？说像他这般本领高强的人，应该早有很大的声名了，怎么就叫做赵一。而赵一这两个字，却从来没听人谈过呢？我当时听得爹爹这般说，也疑心必是有名的人，或者因恐怕敌不过爹爹，坏了自己的声名，所以不说真姓名。依师傅的话推想起来，那赵一不是张师兄，还有谁呢？”杨幻沉吟着没开口。

无垢已笑道：“倒是你推想的不差，你且说那赵一是何时到你家去的？在你家是怎样的情形？”杨从化道：“那赵一在三年前到我家，只

歇宿一夜，就推说事忙走了。初时谈论拳脚武艺，不肯和我爹爹较量，言动很是恭敬，很是客气。问我练了些甚么功夫，似乎十分仔细。后来定要和我交手，我推辞不掉，只得和他走了两趟。他却只是招架，绝不回手。我见他身体矫捷得非常，只顾向后闪退，打算将他逼到没有退路的地方，看他怎样。只见他背贴墙壁，墙壁就洞穿了一个和他身体一般大的窟窿，用斧头钢凿成，也没有这般迅速这般齐整。我记得他次日临走的时候，笑嘻嘻的向我连说了几句后会有期。”杨幻说道：“怪不得那人有如此高强的本领，原来是老师傅的高足。我真粗心，当时也不知道根究他一个来由。”无垢道：“居士当时不根究他的来由也好，小徒生性甚是多疑，他去府上原是好意，没得因无意的根究他来由，倒使他好意变成了恶意。”杨幻父子这夜又和无垢谈论了一会，就彼此安歇了。

次日，带着杨从化要走。杨幻心里总不免有些依恋，对杨从化说道：“你的缘法好，能得着这样的高明师傅，更有那们了得的师兄。只要你能不辜负你师傅的栽培，将来的造就，实不可限量。我现在已年将花甲，此后得一日清闲，便是享受一日的福报。没有重创家业的心，自然没有再行住家的事，游到哪里是哪里，在何处死了，便在何处掩埋。你此去但一心伺候师傅，不可想念我。我若有缘游到湖南，必来红莲寺瞧你。你会着你师兄张汶祥的时候，说我问候他，他的境遇，我因与他只有一面之缘，不得而知。不过我十分佩服他是好汉，也十分爱惜他这个好汉。师傅说他骑虎不能下背，自是实在情形。但是我有一句话奉送他，就是劝他得好休时便好休，绿林只是好汉暂时存身之地，不是终生立足之区。他既得高师，出家岂非跳下虎背的第一妙法？”杨从化流泪说道：“爹爹的话，孩儿牢记在心，遇见师兄便说。”杨幻又拜托了无垢一番，无垢才带着杨从化作辞去了。杨幻从此单独一个人，游踪无定。不知游了多少年，何时死于何地，正应了那句不知所终的老话了。

于今且说杨从化跟着无垢和尚，一路并不耽搁的回到红莲寺。这时红莲寺里，已有十来个和尚，都是无垢和尚的徒弟。寺里虽一般的供奉了佛像，只是并不开放给俗人烧香礼拜。无垢和尚在寺里的时候，每日

由无垢率领着众和尚做几次照例的功课。一到夜间关闭了山门，无垢便督率着众和尚练习武艺。杨从化聪明出众，武艺本来在众和尚之上，无垢更特别的喜爱他，尽自己的能耐传给他。杨从化一因没有六亲眷属，心无挂碍；二因年轻没有损友引诱他人邪途，除学做佛堂功课以外，能专心一志的练习武艺。无垢在众徒弟中，独喜爱杨从化，也只最信用杨从化。寺中有许多内容，众和尚所不知道的，杨从化无不知道。

原来这红莲寺，表面虽是无垢募化十方得来的银钱，盖造这一所寺院做净修之所的。实在就是张汶祥拿出钱来，由无垢经手盖造这寺院，为他自己将来下台地步的。所以泥木匠都从四川雇来，暗室机关造得异常巧妙，非深知内幕情形，不但在房里房外都寻不出一点儿可疑的破绽来。尽管动手将这一座寺院拆毁，夷为平地，也不会显出可疑的地方。是这般建造红莲寺的主意，果然不是无垢和尚想出来的，也不是他徒弟张汶祥想出来的，这其中还有一个才高八斗，足智多谋的人物在内。

这人是张汶祥的把兄，姓郑，单名一个时字。讲到张汶祥的事，因为有刺杀马心仪那桩惊天动地的大案，前人笔记上很有不少的记载，并有编为小说的，更有编为戏剧的。不过那案在当时，因有许多忌讳，不但做笔记、编小说戏剧的得不着实情，就得着了实情，也不敢照实做出来、编出来。便是当时奉旨同审理张汶祥的人，除了刑部尚书郑敦谨而外，所知道的供词情节，也都是曾国藩一手遮天捏造出来的，与事实完全不对。在下因调查红莲寺的来由出处，找着郑敦谨的女婿，为当日在屏风后窃听张汶祥供词的人，才探得了一个究竟。这种情节不照实记出来，一则湮没了可惜，二则在下这部义侠传，非有这一段情节加进去，荒唐诡怪的红莲寺，未免太没来由。因此尽管是妇孺皆知的张汶祥刺马故事，也得不惮词费。依据在下所探得的，从头至尾写出来，替屈死专制淫威下的英雄出一口气。

闲话少说，且说杨从化到红莲寺有了半年，与闻了无垢和尚与张汶祥的一切秘密。这夜已在二更过后了，杨从化在梦中被人推醒。张眼看时，还仿佛认得出是几年前在河南原籍和自己交手的赵一。心里早已明

白就是大师兄张汶祥，并非真个姓赵行一。连忙翻身坐起来，正待称呼他一声大师兄，张汶祥已笑着开口说道：“杨公子久违了，还认识我赵一么？”杨从化已下地对张汶祥叩头行礼，口称大师兄道：“自从来此半年，无一日不想念大师兄。”慌得张汶祥连忙陪礼，笑道：“杨公子为何称我赵一为大师兄？”杨从化正色道：“还在这里杨公子杨公子，我真不敢和大师兄说话了。那年自大师兄走后，我和家父都疑心赵一不是真姓名，不过凭空想不到是大师兄罢了。所以我和家父在陕西初遇师傅的时候，师傅一提到大师兄曾去我家的话，我便知道大师兄必就是那个假赵一。”

张汶祥道：“我那时连对你说几句后会有期，你不觉着我是有意思么？”杨从化道：“那时虽不知道是甚么用意，但已觉得说那话的语气和神情，都不像平常临别时照例说出来的套话。”张汶祥笑道：“可见得凡事皆由前定。我若在那时向你和老伯直说，要引你到红莲寺来，拜我师傅做徒弟，十有九是办不到的。因为那时的机缘还不曾成熟，雪门祖师在三年前，早算就了杨老伯必有在家乡不能居住的一日，所以直待你随杨老伯游到了陕西，师傅才来相见。”杨从化想起自己父亲吩咐转述的话，即将那夜在船上杨幻与无垢和尚谈论张汶祥的话，及次日临行所吩咐的话，都很委婉的说了。

张汶祥听罢，就窗眼里向天空恭恭敬敬的作了三个揖道：“杨老伯爱我的厚意，我应铭心刻骨的感激，我只要略有机缘，誓不辜负他老人家这番厚意。你是我自己亲兄弟一般的人，我的事不妨直告你知道。我此刻的境遇，若是出家可以了事，也不自寻苦恼了。我在四川，连我自己有三个把兄弟。大哥姓郑，名时，虽只进了一个学，然学问渊博，四川的老生宿儒，没有一个不钦佩郑时的才情文采。并且他不仅文学高人一等，就是行军布阵，划谋定计，虽古时的名将，也不见得能超过他。数年来我辈在川中的事业声名，全仗他一人运筹帷幄。我和三弟施星标，只是供他的指挥驱使而已。不过每次与官兵对垒，总是我奋勇争先，所向披靡，因此我在四川的声名，倒在郑大哥之上。其实我辈若没有郑大

哥运筹帷幄，早已不能在四川立脚了。郑大哥也知道绿林只可以暂时托足，不能作为终身的事业。无如手下数千同甘共苦好多年的兄弟，一个个都是积案如山的人。一旦散伙，他们都找不着安全立足之地。望着他们挨次断送在那些狗官手里，我们当好汉的人，于心何忍。”

杨从化截住问道：“不是大家都说官府曾几次派人来招安，大师兄不但不肯，反把官府派来人杀戮的吗？这又是甚么道理呢？”张汶祥笑道：“招安两个字，谈何容易。在四川那些狗官，哪一个配有招安我们的气魄，配有驾御我们的才能。既没有气魄，又没有才能的狗官，就不应提起招安两个字。招安这两字从他们口里说出来，不过想邀功得赏，打算用招安两字骗我们落他的圈套罢了。是这般居心，就应该杀戮，何况真敢派人来尝试。他既存心来要我们的命，我们自然不能饶恕他。如果真有一位有才干有气魄的好官，休说招抚我们之后还给官我们做，哪怕招抚我去替他当差，终日伺候他，我也是心甘情愿的。我和郑大哥都抱定一个主意：宁肯跟一个大英雄大豪杰当奴仆，不愿在一个庸碌无能的上司手下当属员。”

杨从化点头道：“这种主意，实在不错。不过英雄可以造时势。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以师兄与郑大哥这样的文武全材，只要有了这个改邪归正的念头，将来一有机缘，飞黄腾达自是意中事，本来也不能急在一时，更不必急在一时。不知那位施星标三哥是怎样的一位人物？”张汶祥道：“施三弟么，论这人的本领，文不能提笔，武不能挥拳。只是为人诚实，外不欺人，内不欺心，现成的事教他去办，他是能谨守法度，不能将事情办好，也不至将事情弄糟。若教他去开始办理一桩事，那是不成功的。我和郑大哥就爱他为人诚实，不知道世间有狡猾害人的事，并不相信世间有狡猾害人的事。他跟着我兄弟两个，总不至有上人家当的时候。若离开我兄弟两个，他就不行了。”

杨从化问道：“听说师兄在四川，也时常攻城夺地，将府县官拿住斩首，是不是确实有这种行为呢？”张汶祥道：“这不算希奇。攻城夺地，杀戮官府，也不但我们这一起人。凡是干我们这种行业的，总免不